

# 翻譯的選材問題：以《結婚集》譯本為例\*

白立平\*\*

## 摘 要

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寫」，「重寫」也包括對原文材料的取捨。本文以梁實秋翻譯瑞典劇作家兼小說家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的短篇小說集《結婚集》（*Married*）為例，討論了譯者取捨原文材料的情況。梁實秋於一九三〇年出版了中譯本《結婚集》（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是根據瑟爾查（Thomas Seltzer）一九一七年的英譯本轉譯而來。瑟爾查的英譯本有十九篇故事，梁實秋為什麼只選譯了其中的九篇而沒有翻譯另外十篇？在文藝觀上，梁實秋與斯特林堡有很大差別，他為什麼要選譯斯特林堡的作品？這些短篇小說的主題思想是什麼？本文通過具體分析來探討這些問題。

**關鍵詞：**「重寫」、翻譯、斯特林堡、《結婚集》、梁實秋

---

\* 匿名評審對拙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在此深表謝意。

\*\*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 The Issue on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for Translation: A Case on the Translation of Strindberg's *Married*

Bai, Li-Ping\*

### Abstract

Translation, to some extent, is a “rewrit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Rewriting” also involves the selection or omission of certain original materials for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ssue of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for translation through a case study on Liang Shiqiu’s translation of August Strindberg’s *Married*. Liang’s Chinese version of *Married*, translated from Thomas Seltzer’s English version (1917), was published by Chung Hwa Book Co. in 1930. There are nineteen short stories in Seltzer’s version, but Liang only translated nine of them.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Liang did not translate the other ten? Liang’s literary though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trindberg, but why did he choose the latter’s works to translate? What is the theme of the short stories?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hort stories in *Married*.

**Keywords:** Selection, Translation, August Strindberg, *Married*, Liang Shiqiu

---

\*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一、引言

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寫」。Susan Bassnett 與 André Lefevere 在《翻譯、重寫以及對文學聲譽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書的〈總編輯前言〉裏說，「翻譯當然是對原文的重寫（rewriting）」（Lefevere 1992:vii）。這種「重寫」，也包含對原文內容的取捨。比如，該書有一章專門討論編選文集的問題，探討了文集編選者的詩學如何對某些作品的取捨產生影響（Lefevere 1992:124-137）。在這裡，文集編選者也被看作「重寫人」。當然，文集編選者可能同時是譯者，在這種情況下，「重寫」包括了選材及翻譯的過程。本文將以《結婚集》的翻譯為例，重點探討身為文集編選者的譯者的「重寫」情況。

《結婚集》原作者為瑞典劇作家兼小說家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原瑞典語書名為 *Giftas*，分上下兩冊出版，上冊出版於一八八四年，下冊出版於一八八六年。（Seltzer 1917a:5）梁實秋於一九三〇年出版了中譯本《結婚集》（上海中華書局），是根據瑟爾查（Thomas Seltzer）的英譯本轉譯成中文的，該譯本英文名為 *Married*，共有十九篇故事，依次分別為 *Asra*, *Love and Bread*, *Compelled to*, *Compensation*, *Frictions*, *Un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Origin of Race*, *An Attempt at Reform*, *A Natural Obstacle*, *A Doll's House*, *Phoenix*, *Romeo and Julia*, *Prolificacy*, *Autumn*, *Compulsory Marriage*, *Corinna*, *Unmarried and Married*, *A Duel*, *His Servant*, *The Bread Winner*。（Seltzer 1917b）梁實秋選的九篇為：〈補救〉（*Compensation*）、〈改革的嘗試〉（*An Attempt at Reform*）、〈天然的障礙〉（*A Natural Obstacle*）、〈鳳凰〉（*Phoenix*）、〈多產〉（*Prolificacy*）、〈秋〉（*Autumn*）、〈正式結婚與非正式結婚〉（*Unmarried and Married*）、〈決鬥〉（*Duel*）及〈他

的聽差〉（*His Servant*）。梁實秋選擇的這九篇並不是原作的前九篇，而是依次為原十九篇故事中的第四、七、八、十、十二、十三、十六、十七、十八篇。

不過，瑟爾查的英譯本也不是斯特林堡原作的全譯本。珊巴赫（*Mary Sandbach*）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了名為 *Getting Married*（*Sandbach, 1972c*）的譯本，共有三十篇短篇小說，第一部有十二篇，依次為：*The Reward of Virtue, Love and the Price of Grain, Just to Be Married, Needs Must, Compensation, Bad Luck, Torn Apart, Un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Origin of the Race, An Attempt at Reform, Natural Obstacles, A Doll's House, The Phoenix*。第二部有十八篇，依次為：*Autumn, Bread, The Child, Nature and Criminal, For Payment, With or Without the Ceremony of Marriage, Duel, Misfits, It's Not Enough, The Stronger, Like Doves, Idealistic Demands, His Poem, Cheated, A Business Deal, Blind Faith, His Servant, The Bread-Winner*。在兩部小說集之前，斯特林堡都有序言，珊巴赫都將其翻譯過來。但是，梁實秋翻譯《結婚集》時間是在一九三零年前後，那時候他所能看到的只有瑟爾查的英譯本。

*Giftras* 裏有很多憎惡婦女的言論，該書第一部剛出版的時候，便引起了軒然大波，不過主要的原因則是因為該書的第一篇小說 *Dygdens lön*（*Asra*）中有褻瀆聖餐的言論，未銷售的書籍被政府全部沒收，斯特林堡也因之走上了法庭。張道文與李之義翻譯出版了《斯特林堡小說戲劇選》，在該書〈前言〉裏，李之義對斯特林堡有比較高的評價，稱斯特林堡是「瑞典現代文學奠基人，在北歐文學中也是最具影響的作家之一。」（李之義 1999：1）在評論斯特林堡對待婦女的態度方面，李之義不認同斯特林堡激進的觀點，但也肯定其提出的「兩性矛盾」「具有預見性」（李之義 1999：1-2）。

那麼，梁實秋怎麼來看待斯特林堡的作品？譯者在選擇文藝作品進行翻譯的時候，一般會關注作品反映的主題是否與其文藝觀念一致，他對某部作品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是否會選擇翻譯這部作品。梁實秋在文學觀念上，秉承了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新人文主義思想。斯特林堡其實是白璧德並不欣賞的一位作家。在白璧德看來，斯特林堡屬於「極度盧騷型的西方型作家」（見侯健譯，1977：10）。而盧梭（同「盧騷」）則是白璧德批評最尖銳的作家，梁實秋與魯迅的論戰時也對盧梭有措辭嚴厲的批評。梁實秋在寫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發表於 1926 年 3 月 25、27、29、31 日的《晨報副鐫》）就有對盧梭的批評。他與魯迅的論戰一開始就與翻譯有關，不過，他們爭論的是盧梭《愛彌爾》中譯本（魏肇基譯）的內容本身。梁實秋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晨報副鐫》上發表了〈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該文後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復旦旬刊》創刊號），論戰由此而發。從這裏可以看出，白璧德與梁實秋對盧梭都有尖銳的抨擊，他們自然不大會認同像斯特林堡這樣的「極度盧騷型的西方型作家」。如果斯特林堡的作品可以劃歸北歐「弱小民族的文學」，梁實秋對「弱小民族的文學」並不認同。他認為，「弱小民族的文學」是由「普遍的同情心」所引起的，而「普遍的同情心」是建築在「人是平等的」這個「極端的假設」；「同情是要的，但普遍的同情是要不得。平等的觀念，在事實上是是不可能的，在理論上也是不應該的。」（梁實秋 1965：13-14）事實上，《結婚集》反映的思想其實與「普遍的同情心」關係並不大。那麼，梁實秋選擇翻譯斯特林堡的《結婚集》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他為什麼只翻譯了其中的九篇而沒有翻譯另外十篇？本文將結合有關文獻，分別分析梁實秋翻譯的九篇以及未選譯的十篇短篇小說所反映的主題，以此入手來探討梁實秋身為文集編選者兼譯者的「重寫」情況。

## 二、梁實秋選譯《結婚集》的原因剖析

首先，我們來剖析梁實秋所選譯的九篇短篇小說的主題。〈正式結婚與非正式結婚〉（**Unmarried and Married**）展示的是舉行正式婚禮前後的生活狀況。一對男女同居生子，後來在各方面壓力下參加了正式婚禮。但在教堂裏正式舉行婚禮後的生活卻充滿了爭吵，比他們以前沒有正式結婚的情況還要糟。這篇小說真實地再現了正式結婚與非正式結婚兩種不同情形的婚姻狀況。

在〈決鬥〉（**Duel**）裏，一位面貌醜陋的有錢女子與一位律師在舞會邂逅，繼而結婚生子。婚後的生活是不愉快的，常有爭吵。這篇小說是沒有愛情的婚姻的真實寫照。與〈決鬥〉不同的是，〈秋〉（**Autumn**）裏所描寫的是有愛情的婚姻。〈秋〉是《結婚集》第二部中的一篇。斯特林堡開始寫第二部的時候，是用法語來寫的，因為他打算在第二部裏對婦女言辭更為激烈無情。事實上，只有 **Autumn** 與 **Bread**<sup>1</sup> 用了法語來創作，出乎意外的是，這兩部小說充滿了溫馨之感。（**Sandbach 1972a:18**）這是一對恩愛夫妻的故事。結婚一年後，他們認識到婚姻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完美；再過一年有了孩子後，整天忙碌，連思索的工夫都沒有了。結婚十年了，丈夫一次外出考察，給妻子的信又像是年輕時那樣充滿激情，他好像又開始談戀愛，妻子在他眼裏不再是孩子的母親，而又成了他初戀的情人，他們又重新回到了從前的歲月。丈夫意識到他對妻子的愛，起初是以個人為中心，進而是以家庭為中心。

〈補救〉（**Compensation**）這篇短篇小說講述了一對夫婦的熱戀、結婚、小孩的出生三個階段的生活，生動地展現了他們熱戀中對未來生

---

<sup>1</sup> 梁實秋是不可能來翻譯 **Bread** 這篇小說的，因為這一篇沒有出現在瑟爾查的譯本裏。

活的憧憬、結婚初期的恩愛幸福、蜜月後的失落、以及小孩子誕生帶給家庭的歡樂。男主人公是一個很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他最初希望能夠娶一位有錢的女人為妻，在與那些有錢人的交往中，他的多才多藝、善於應酬深受青睞。人們總以為他會娶一位貴族女人，但令人詫異的是他退出了貴族圈的生活，而狂熱地愛上了一個沒有財產的桶匠的女兒。結婚頭兩個月的生活是甜蜜的；但到了第三個月，丈夫便有了煩膩之感；到了第四個月，妻子從前最愛的歌曲變得陳腐了，熱戀時期丈夫最喜歡在妻子織毛衣時為她挑絨繩，但現在居然拒絕去做，妻子開始懷疑丈夫是否還愛她，兩人開始了爭吵。為了排遣沉悶的生活，他們決定生一個孩子。有了孩子後，家裏又重新充滿了溫馨，連以前厭煩了的歌曲這時候也煥發了新鮮感。正如斯特林堡在《結婚集》第一集的序言裏指出，孩子沒有降生之前，夫妻生活會變得無味，孩子出生後，一切又煥然一新，斯特林堡甚至說，沒有孩子的婚姻根本不是婚姻，沒有孩子的女人不是女人，孩子是婚姻的紐帶。（Sandbach 1972b:33-38）〈補救〉裏展示給讀者的便是一般婚姻所必經的道路，是婚姻生活的真實寫照。

〈改革的嘗試〉（An Attempt at Reform）也涉及到孩子和家庭的關係。這篇小說講述了一對有獨特生活方式的夫妻的故事。一位藝術家與一位能自食其力的女子結婚了。在經濟上和精神上，他們彼此都是獨立的。他們有三間房子，中間是畫室，兩邊各是丈夫和妻子的房間。他們都有各自的工作，疲倦了便閒談，互相勸勉，生活得非常充實快樂。妻子的父母希望能有一個外孫子，但妻子卻不以為然。兩年後，妻子懷孕了，她感到傷心，因為她覺得現在不能夠自食其力了，而要依靠丈夫生活。在父母及丈夫的勸說下，她開始改變了看法，甚至開始認為成為孩子的母親比什麼都重要。正常的家庭生活可能會使某一方依賴于另一方，但這樣的生活也同樣有意義有價值。

夫妻有了孩子還不夠，還需要有經濟來源。〈多產〉（**Prolificacy**）表現的就是物質基礎對家庭的重要性。一對年輕夫婦的新婚充滿了快樂，妻子雖然沒有收入，但丈夫的薪水已經夠兩人用了。四個孩子的相繼出生，給丈夫帶來沉重的負擔，婚姻生活再也不像新婚時那樣甜蜜，與熱戀時的幻想總有不小的距離，夫妻必須面對現實生活中很多實際問題。

梁實秋並不認同斯特林堡厭惡女性的言論，但在他所選的個別小說裏也不免有對婦女及女權運動的嘲諷，比如〈他的聽差〉（**His Servant**）裏就諷刺了女主人公好吃懶做以及好與鄰人討論女權問題。丈夫對妻子體貼入微，每次都將薪水交給妻子保管，而妻子平時只是與鄰人玩樂，還抱怨她是丈夫的僕人。後來丈夫想出一個辦法，讓妻子將他看作一個寄宿者，定期付給妻子衣食及住宿費。當丈夫將帳單以及日常開銷的清單給妻子的時候，妻子才意識到她的抱怨是毫無道理的。在〈天然的障礙〉（**A Natural Obstacle**）裏，作者也流露出對抱怨自己是男子奴隸的婦女的不滿。女主人公是一位有前途的記帳員，與一位林學家結婚後，夫婦決定不生孩子，希望他們的婚姻是真正的精神的結合。但在現實婚姻生活中，常有不如意的事情發生，夫妻間也有猜忌，後來他們還是有了孩子，妻子失去了工作，成為一家之主。這篇小說是家庭生活的真實面貌的體現，現實的生活與理想的生活總是有一定的距離。斯特林堡在這篇小說裏對女人的某些批評還是比較溫和的，並不像他在《結婚集》第二部的某些小說（如 **Corinna**）那樣露骨。

但斯特林堡的小說，並不是一味地抨擊女性，在某些作品裏，甚至流露出他對某些女人的敬意，如〈鳳凰〉（**Phoenix**）這篇小說。男主人公愛上了牧師的女兒，那年她十四歲。隨著歲月的流逝，妻子逐漸失去了她的美貌，但丈夫卻在女兒那裏找到了妻子年輕時的青春與活力。但不幸臨到這個家庭，丈夫最喜愛的女兒不幸患病離世，五十歲的時候，



妻子也去世了。後來男子遇見了一位貌似妻子的十八歲的女子，與其結婚，在年輕的妻子那裏，他又找到了前妻的影子，他最不能忘懷的還是那位為了家庭而任勞任怨的前妻。在這篇小說裏，作者也流露出他對第一位妻子的讚譽。

梁實秋翻譯的九篇小說有一些共同之處，它們都是各種不同婚姻生活的真實再現——舉行過正式婚禮的婚姻，沒有舉行過正式婚禮的婚姻；妻子能夠自食其力的婚姻，也有妻子完全依靠丈夫的婚姻；有愛情的婚姻和沒有愛情的婚姻；有美滿的婚姻，也有不幸的婚姻。這些小說同時也描述了結婚前後不同階段的情況——有初戀、熱戀、結婚、生子以及結婚多年後的生活。這些小說都說明了這樣一個主題，即結婚後的生活並不是充滿了浪漫色彩，而是需要面對很多實際的問題和困難。總之，梁實秋所選的這九篇小說是各種婚姻生活的真實再現，而在這幾篇裏，並沒有斯特林堡厭惡女人的激烈言辭。

梁實秋沒有明確說明他為什麼從十九篇故事裏選擇九篇來翻譯。從以上對梁實秋選譯的九篇小說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梁實秋翻譯的時候帶有自己的動機，他要向讀者展示婚姻生活的真實情況，告誡讀者要丟掉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要有勇氣來面對真實婚姻生活中的困難與挑戰。梁實秋與佩斯特林堡對婦女問題以及婚姻問題的看法有很大的差異，但梁實秋欽佩斯特林堡的地方在於，後者用自己的筆真實地再現了婚姻生活，正如梁實秋所說：

我並不完全與斯特林堡的意見相同，我尤其不願附和他的「厭惡女性論」。但是我覺得，斯特林堡在這裏所描寫的婚姻生活也許是不完備的，他也許故意的把婚姻生活之光明的方面撇去，然而他在這

裏所寫的卻都是真的<sup>2</sup>。他不是面壁虛構的造出這幾篇小說來證實他的主張。他是以真的人生的經驗為基礎。讀者，您讀了這幾篇小說不覺得真嗎，不要緊，請把這本書收起來過兩年再看。假如您結過婚，生過子，而還不覺得這部書所描寫的有真實性，上帝祝福您，您的命運實在是太好了！（梁實秋 1930a：5）

梁實秋通過他的譯筆希望傳遞給中國讀者的主要是這一方面，即婚姻生活的真實狀況。麥爾（Michael Meyer）也指出，斯特林堡的《結婚集》所展示的婚姻生活的各個方面，與現實生活相去不遠。（Meyer 1985:130）

梁實秋首次看到的斯特林堡的作品是胡適翻譯的《短篇小說》中的〈愛情與麵包〉。當時他對斯特林堡並不瞭解，只是覺得這篇小說有點意思。一九二一年八月，梁實秋從北京去杭州，在旅途中讀完了斯特林堡的這部作品，當時得到的印象是，「以為斯特林堡這個人未免太怪僻，婚姻不是愛情的焦點嗎，不是至樂的境界嗎，不是人生的正路嗎，為什麼一經斯特林堡的筆墨形容，就變成那樣可怕的醜陋的陰暗的東西？」（梁實秋 1930a：2-3）梁實秋得到這個印象是不奇怪的，他當時正處於充滿浪漫情懷的青年時期，「正在白晝做夢的青春時代，心裏正滋長著浪漫的願望，正要求和暖的微風，溫潤的雨露，妄想著把浪漫的願望蔚為燦爛的奇葩，」（梁實秋 1930a：3）讀過了斯特林堡的《結婚集》之後，「就是同兜頭澆了一瓢冷水，冷冽冽的順著脊骨流下去，渾身冰涼！」（梁實秋 1930a：3）青年的梁實秋雖然嘆服斯特林堡對婚姻冷峻的剖析，但並不能接受他的觀點：

---

<sup>2</sup> 梁文中「他在這裏所寫的卻都是真的」下加有著重號。

女人，那時候在我的想像裏，豈但是與男人應該平等而已哉，她的美，她的溫柔，她的完善，似乎應該是自慚形穢的男人們所膜拜崇拜的物件。而斯特林堡的冷銳的眼光，尖利的文調，赤裸的描寫，把女人的面具除下去了，把女人的皮膚都剝下來了，原來如此如此。因此我當時讀過，心裏一方面是迷惑悵惘，信仰似乎是要被動搖，一方面是青年們所共有的頑梗，堅決的要維護自己的幻想，繼續做自己的夢。對於斯德林堡我是老大的不以為然，不贊成他的悲觀的論調，更不喜歡他厭惡女性的心理，然而又沒有理由駁難他。

（梁實秋 1930a：3）

梁實秋在這裏所記述的是他青年時期對斯特林堡作品及愛情婚姻問題的看法。他對女人、對愛情及婚姻充滿了美好的憧憬，而對斯特林堡作品所展示的婚姻狀況則無法接受。隨著閱歷的增長，梁實秋拋棄了浪漫的情懷，開始以理性的態度重新來認識婚姻及斯特林堡的《結婚集》。

但對於斯德林堡這個人，梁實秋依然並不喜歡。他說，「我對於他的貧困和奮鬥當然不能沒有同情，但是他的近於瘋癲的狂戀，由無限的同情一變而為極端的反感，我以為決不是健康的行為。」（梁實秋 1930a：4）寫這番話的時候，梁實秋已經接受了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思想，有這樣的想法並不奇怪。根據他的說法，他之所以翻譯《結婚集》，是因為他佩服斯特林堡的藝術以及《結婚集》裏某些小說的思想內涵。他說，儘管「他[斯特林堡]的思想不是一貫的，有時是偏激的，他對人性的瞭解雖然深刻但不博廣」，但梁實秋卻「極歡喜他的藝術」，其藝術「驚人的簡練動人」（梁實秋 1930a：4）。對於《結婚集》，梁實秋不是毫無保留地接受，但該書某些見解「也是極有考慮的價值」

（梁實秋 1930a：4），《結婚集》對婚姻生活不完備方面的真實的描述就「極有考慮的價值」，也正是促使梁實秋著手翻譯這部作品的原因。

一個人結婚生子，要操持家務，為柴米油鹽而奔波，夫妻感情越來越淡，父母越來越蒼老需要照料，這在擺脫了浪漫情懷的梁實秋看來已經是「極平常極普遍極常態的一種現象」、「是自然的法則」（梁實秋 1930a：5-6）。如何來面對這一現象和法則呢，梁實秋認為解決的方法是要打破浪漫的幻想而順應自然，去盡人生中的義務，他說，「……你說家庭是陷阱，是束縛，都可以，然而你不能不走到這個圈套裏面來。這是人生的義務。<sup>3</sup>」（梁實秋 1930a：8）這裏梁實秋對「人生的義務」進行了強調，而浪漫的不加節制的情感則會使人忘記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而履行「人生的義務」，就要節制過度的浪漫情感：

我們要承認人生是始終不斷的盡義務，有一分的義務自然就有一分的報酬。我們要打破浪漫的迷夢，節制過度的情感，順從著自然，看清了事實，穩健的謹慎的在人生上面航駛罷！我們可以沒有勇氣去打破婚姻家庭，但是我們要有更大膽勇氣去走上這一條荊棘的路，洶湧的海！（梁實秋 1930a：9）

這裏所說的「打破浪漫的迷夢，節制過度的情感，順從著自然」正是他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後的一個重要的轉變。梁實秋在〈關於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一文裏說，

白璧德永遠的在強調人性的二元，那即是說，人性包含著欲念和理智。這二者雖然不一定是冰炭不相容，至少是互相牽制的。欲念與

---

<sup>3</sup> 原文中「人生的義務」下加有著重號。

理智的衝突，他名之曰：「civil war in the cave」，窟穴裏的內戰，意為與生俱來的原始的內心中的矛盾。人之所以為人，即是以理智控制欲念……這態度似乎是很合於我們的儒家之所謂「克己復禮」。（梁實秋 1977：6）

為了做到「克己復禮」，就需要用理性控制欲念。他曾多次著文來闡述他的這一主張。例如，在他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等文章裏，梁實秋抨擊了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的中國文學中出現的浪漫主義傾向：「……到這時候，情感就如同鐵籠裏猛虎一般，不但把禮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監視情感的理性也撲倒了。」（梁實秋 1965：11）他反對感情橫溢的情書，強調責任與義務。在現實生活中，他對待愛情及婚姻的態度是嚴肅的。在上海時，徐志摩為梁實秋作媒，梁實秋坦率地說，「你轉告對方，在下現有一妻三子。」（見宋益喬，1996：210）梁實秋在前妻不幸去世後，寫下了《槐園夢憶》（梁實秋 1976）一書，追悼亡妻，感人肺腑。後與韓菁清結婚，寫有不少情書，惹來不少非議。這是梁實秋「浪漫心腸」的一個表現，但在道義上無可厚非。在這個時期，梁實秋也翻譯其他的作品來闡述他的文藝觀念，比如，他在一八二八年十月十日的《新月》第一卷第八號發表了他的譯本《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所針對的是章衣萍（1902-1947）的「情書一束」。章衣萍的作品多有纏綿悱惻的感情糾葛，並有大膽的形形色色的愛情描寫。章衣萍在《枕上隨筆》裏曾說「一個女朋友問我，我在《情書一束》裏寫得那樣猥褻，為什麼不害羞。我說：『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害羞的，因為我是一個文人。』」（章衣萍 1934：62）從這裏可以看出，章衣萍自己不否認《情書一束》裏多猥褻的描寫，而且並不以此為恥，甚至認為這是文人的特權。但在梁實秋眼裏，章衣萍的言行則是「無行」文人的表現。

要做到理性控制欲念，人的行為也需要受到道德的約束。「以藝術與道德分離之墮落學說，是病態的，亦是逃避人生的表現。」（梁實秋 1969a：86）文人要「有行」，而不可「無行」。梁實秋在〈文人有行〉裏批評了文人的「無行」，提倡「有行」：「無行的文人若是真的懺悔想改到有行的道上去，唯一的途徑就是在生活上努力要有行。德行的事，或者可以把以前的缺德的事遮掩一些。舞文弄墨的倨傲的懺悔，本身就是一種無行。」（梁實秋 1969b：34）像梁實秋翻譯《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等作品一樣，翻譯《結婚集》也是他提倡文人要「有行」而不可「無行」的體現。斯特林堡的作品不止《結婚集》，梁實秋選擇翻譯的則是該書裏與其文藝思想一致的部分，通過翻譯這樣的作品，譯者得以更充分地闡述其文藝思想及生活態度。

### 三、梁實秋未選譯的十篇小說的主題分析

梁實秋沒有選擇瑟爾查的英譯本中的十篇小說，分別是：Asra, Love and Bread, Compelled to, Frictions, Un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Origin of Race, A Doll's House, Romeo and Julia, Compulsory Marriage, Corinna, The Bread Winner。以下將對這幾篇進行分析，探討梁實秋沒有選擇這幾篇來翻譯的原因。

梁實秋的譯本裏沒有出現 Love and Bread（Sandbach 的英譯名為 Love and the Price of Grain）這一篇。這一篇與梁實秋希望表現的主題有緊密聯繫。故事講述的是愛情與現實物質生活的關係，愛情是浪漫的，但結婚、生子都需要有一定物質生活的基礎。梁實秋之所以沒有選這一篇來翻譯，很可能是因為這一篇已經有了胡適的譯文，梁實秋在譯文的序言裏就已經提到了他看胡適譯文的感受。

某些重點並不是反映婚姻生活的作品也不在梁實秋的選擇之列。《結婚集》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為 *Asra* (Mary Sandbach 將篇名譯為 *The Reward of Virtue*)。故事從主人公 Theodore 十三歲時講起，那一年母親去世了，他的父親是一位沉醉于科學研究的大學教授。故事涉及到了青春期愛的朦朧、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的關係、靈與肉的衝突以及宗教等問題。從內容上來看，這篇小說不是以刻劃婚姻生活為主，並不能幫助梁實秋闡述他的觀點，該小說與梁實秋在《結婚集》序言裏闡述的明確的翻譯目的沒有任何關係，可以肯定地說，這是梁實秋沒有選擇這一篇來翻譯的原因。事實上，這篇小說對斯特林堡本人有重大的影響。《結婚集》第一部於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版，發行了四千本；十月三日，斯特林堡就得到消息，未銷售的書籍要全部沒收，作者本人也要面臨起訴。(Meyer 1985:134) 起訴的原因是斯特林堡在 *Asra* 裏有對上帝及聖餐的褻瀆之語。這句話為：「It didn't trouble him that the minister offered him wine bought from the wine-merchant Högstedt at sixty-five öre the pint, and wafers from Lettstroem, the baker, at one crown a pound, as the flesh and blood of the great agitator Jesus of Nazareth, who was done to death nineteen hundred years ago. He didn't think about it, for one didn't think in those days, one had emotions.」<sup>4</sup> (Seltzer 1917b:29) 《結婚集》需要再版的時候，幾家出版社提出要求，有關引起起訴的部分需要刪除或修改。(Sandbach 1972a:16-17) 斯特林堡作品這些有爭議的部分與梁實秋翻譯的目的沒有任何關係。梁實秋如果翻譯了這一篇，並且在翻譯這句話的

---

<sup>4</sup> 珊巴赫的版本為「He did not devote any thought to the impudent deception practiced with Högstedt's Piccadon at 65 öre the half gallon, and Lettström's wafers at 1 crown a pound, which the parson passed off as the body and blood of Jesus of Nazareth, the agitator who had been executed over 1800 years earlier, for this was not a time for thought, you were there to receive 'grace'」(Sandbach, 1972c:71) 珊巴赫的版本與瑟爾查的版本有一點出入，前者的「1800 years earlier」，在後者則為「nineteen hundred years ago」。

時候，加上注釋以說明<sup>5</sup>，不但不能達到梁實秋本人的翻譯目的，甚至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

**Un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Origin of Race** 這篇小說篇幅很小，丈夫堅持妻子哺乳兒子，而堅決反對雇用乳母，以免下層階級的某些觀念也隨著乳汁流入孩子的體內。像 *Asra* 這篇小說一樣，故事主要涉及的並不是婚姻問題，而是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的關係問題。

**Romeo and Julia** 講述的是一個溫馨的小故事。夫妻兩人重新演奏 *Romeo and Julia* 這首歌曲時，丈夫產生了對往昔歲月的回憶，夫妻兩人都意識到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逐漸年邁，但這首曲子卻使兩人重新煥發了青春。這篇小說雖然描寫的是婚姻生活的一個場景，卻以一首樂曲作為主線，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的是音樂的魅力與作用。

**Compelled to** (*Sandbach* 的英譯名為 *Needs Must*) 講述了一位中學教員的單身生活以及結婚生子後的一些轉變。梁實秋沒有選擇這篇來翻譯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作者花了大量的筆墨來描述男主人公沒有結婚時的生活，而對婚後的生活只有少量描寫。

在 *Frictions* (*Sandbach* 的英譯名為 *Torn Apart*) 裏，男主人公在舞會上遇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子，他們的相識相遇非常離奇，兩人都不相信愛情，但卻草率成婚。丈夫事業上的成功使家裏高朋滿座，但妻子卻與他們沒有多少共同話題。與前妻離婚後，男子與其表妹結婚。故事結尾有一段丈夫伏在第二位妻子腿上抽泣的描寫，根據珊巴赫的注釋，有人認為這位妻子的原型是斯特林堡第一位妻子 *Siri von Essen*。  
(*Sandbach* 1972c:363) 主人公非常草率地訂下終身大事，並且輕易地移

---

<sup>5</sup> 珊巴赫在她的英譯本的這句話後就加有這樣的注釋：「The passage for which Strindberg was prosecuted for blasphemy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Getting Married I...*」(*Sandbach* 1972c:357)



情別戀，這在梁實秋看來是不能夠接受的，這可能是梁實秋沒有選擇這一篇來翻譯的主要原因。

斯特林堡反對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他在《結婚集》第一集的序言裏說，試圖解放婦女的做法，是對自然的反叛（Sandbach 1972b:30）。斯特林堡《結婚集》的一些小說，就表現了作者的這一立場。然而，婦女解放運動，並不是梁實秋本人關注的問題，因而，他並沒有選擇《結婚集》中的某些小說來翻譯，*A Doll's House* 就是這樣的一篇。這篇短篇小說的篇名與易卜生（Ibsen 1828-1906）的一部戲劇同名<sup>6</sup>。斯特林堡在《結婚集》第一集的序言裏，花了很長的篇幅來討論易卜生的這部戲劇，為海爾茂辯解。他認為易卜生對劇中的丈夫是不公正的，而娜拉的所做所為是根本不值得稱道的。有了 *A Doll's House*，結婚的女子開始視她們的丈夫為暴君，而將自己視為丈夫的玩偶。（Sandbach 1972b:33-38）斯特林堡借用了易卜生原戲劇名，其用意就是要闡述他的上述觀點。小說講述的是一位海軍軍官與他的妻子的故事。丈夫出海的時候，他們常常飛鴻傳情。有一次，丈夫收到妻子一封信，妻子指出，他們的婚姻並不是真正的婚姻，並抱怨自己只是丈夫的管家婆。妻子隨信寄來了易卜生的 *A Doll's House* 一書，這本書不光改變了妻子，也改變了他們的夫妻生活。丈夫看完書後，在給妻子的信裏，對書中娜拉的做法進行批評，並為海爾茂辯解。這裏丈夫所持的觀點幾乎是斯特林堡本人在序言裏的評論的翻版。

---

<sup>6</sup> 易卜生的 *A Doll's House* 中的女主人公名叫娜拉（Nora），為了給丈夫海爾茂（Helmer）治病，冒名借債，夜間從事抄寫工作，以還債款。丈夫得知實情後，大為震怒。娜拉對丈夫的表現十分失望，認為她只不過是丈夫的一個玩偶罷了，憤然離家出走。易卜生的戲劇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新青年》上曾出版過「易卜生專號」，胡適、洪深及田漢等人對易卜生相當推崇。*A Doll's House* 中反映的社會問題，魯迅也曾著文〈娜拉走後怎樣？〉來討論。

《結婚集》中一些表現斯特林堡厭惡婦女情緒的作品，梁實秋並沒有翻譯，他顯然不會同意作者這樣的立場。斯特林堡在《結婚集》第二集的序言裏，對婦女進行了非常尖銳的抨擊。指出女人愛男人只是為了從男人那裏得到好處：為了她們自己的利益，女人總是在剝削男人，男人成了女人的奴隸。（Sandbach 1972d:197）未被梁實秋翻譯的 *Compulsory Marriage, Corinna, The Bread Winner* 屬於《結婚集》第二集。*Compulsory Marriage*（Sandbach 的英譯名為 *The Child*）反映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婚姻。男主人公自小死了父親，沒有兄弟，從小生活在母親、姨母、幾個姐姐以及一個表妹當中。他受到姐姐們的管教，姨母的責打。長大了，他愛上了園丁的女兒，但遭到了拒絕，因為他們並不門當戶對。後來他愛上了當地醫生的女兒，但遭到了母親的反對。母親早已為他與表妹定下終身。在母親、姐姐以及姨母的勸說下，他終於答應與表妹結婚。婚後的生活是不幸福的，他依然受到周圍這些女人的管教，這些女人成了他的敵人，最後他只好借酒消愁。*The Bread Winner* 講述了辛苦工作的男子如何受到好吃懶做的女子的不公正對待，儘管丈夫為了養家而辛苦工作，但周圍的女人們卻對他漠不關心，甚至說一些侮辱性的話，而對妻子卻關懷備至。在這篇小說裏，作者也表達了對這種情況的不滿及憤怒。

〈葛倫娜〉（*Corinna*）是最能體現斯特林堡厭惡婦女情緒的一篇小說。女主人公海莉娜（*Helena*）是將軍的女兒，從小出入於上流社會，天生的優越感使她非常自負，令追求者望而卻步。後來，她與一位大學講師結婚，但拒絕與丈夫同居。丈夫感到不快，婚後的生活與婚前並沒有多大區別，只是多了一位不付伙食費的女寄宿者。丈夫後來被提升為教授，並成為國會議員。要開國會了，海莉娜開始對丈夫溫柔起來，並希望丈夫在議會中為低層婦女請願，但丈夫卻表達了他對婦女的憎惡。為了使丈夫答應她的請求，她終於決定與丈夫同居。這篇小說

裏，充斥著大段的斥責女人的話語<sup>7</sup>。顯而易見，梁實秋絕對不會選擇這一篇來翻譯。

總之，從對梁實秋沒有選譯的十篇小說的分析我們看到，*Love and Bread* 這一篇與梁實秋翻譯目的關係最大。他沒有翻譯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這篇已經有了胡適的譯文。沒有選譯其他作品的原因在於：*Compelled to* 對結婚後的生活只有少量的描寫；在 *Frictions* 裏，主人公對婚姻的態度是梁實秋所不能認同的；*Asra*, *Un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Origin of Race*, *Romeo and Julia* 等則涉及了婚姻之外其他方面的主題；在 *Compulsory Marriage*, *Corinna*, *The Bread Winner* 等作品裏，作者抒發了對某些婦女強烈的不滿情緒，作者的觀點是梁實秋不能接受的，也與他自己翻譯目的沒有關係。

#### 四、總結

梁實秋的翻譯選材深受他的源於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他的文藝思想也通過他的翻譯活動得到進一步的闡述；他不僅通過寫文章來闡述他的文藝思想，也將翻譯作為工具來來宣傳一種穩健的理性的文藝思想以及人生態度，以此來糾正二十世紀以來氾濫的浪漫主義傾向。（白立平 2003）對《結婚集》譯文的分析，我們同樣看到了梁實秋翻譯這部小說集與其文藝思想的互動關係。梁實秋選譯的《結婚集》與

---

<sup>7</sup> 比如：「Well, he would tear the mask from her face. He would show her what she really was. He would tell her that prostitution could never be abolished while women found an advantage in selling themselves.」（Seltzer, 1917:211）「He hated her soul, for he hated her ideas.」（Seltzer, 1917:214）「He knew that he would grovel before her and whine for her favour; that he would remain her slave and sell her his soul again and again, just as she sold him her body. He knew that that was what he would do, for he was head over ears in love with her.」（Seltzer, 1917:215）

他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某些論著一道，相輔相成，共同闡述了他的文學觀及人生觀。

譯者首先是一個讀者，原作者可能沒有要反映某一主題，譯者則可能對原作進行「操控」（manipulate），賦予作品與譯者文藝主張一致的意義，譯作從而為譯者所用。某部作品所反映的主題有與譯者文藝觀念一致之處，也有衝突之處，譯者可能因此而強化前者，淡化後者，甚至將與其主張相背的部分刪除不譯。這種情況，在梁實秋的身上也有所體現。斯特林堡與梁實秋的文藝觀念差別很大，斯特林堡創作的《結婚集》裡的多篇小說所反映出的思想是梁實秋完全不能接受的，梁實秋也明確表示他並不認同斯特林堡的某些觀念。但梁實秋選擇了那些他能夠接受的部分來翻譯，通過選擇翻譯那些主題與譯者文藝觀相近的作品，譯者的文學觀念得到了進一步印證或闡述。從梁實秋翻譯《結婚集》的個案，我們看到了譯者如何協調作者的創作動機以及譯者本人的翻譯目的、以及如何作出取捨從而使譯作為其所用的情況。

身為文集編選者的譯者的「重寫」，包含有宏觀及微觀的層面。前者是指譯者對整個原選集內容的取捨，而後者是指譯者在具體翻譯每一篇文字時的取捨。梁實秋翻譯《結婚集》就涉及了這兩種「重寫」，即對斯特林堡原選集內容取捨時的「重寫」，以及翻譯每篇短篇小說時的「重寫」。限於篇幅，本文主要討論的是前一種「重寫」。「重寫人」的詩學觀念對兩種「重寫」都有重要的影響。需要注意的是，梁實秋的《結婚集》是由瑟爾查的英譯本轉譯而來的，而瑟爾查的譯本同樣涉及兩種「重寫」，同樣對斯特林堡原選集以及每一篇短篇小說有所取捨，其詩學取向也對兩種「重寫」有重要影響，所以，該選集很可能已經不是斯特林堡原選集的樣子了，這進而間接影響到梁實秋的「重寫」。這樣幾經波折，幾經「重寫」，當中涉及了多種語言，斯特林堡原選集才

來到中國讀者面前，雖然重新獲得了生命，但卻很難是原選集的原貌了。

## 參考書目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Meyer, Michael. *Strindberg: a Biography*. London: Marin Secker & Warburg Limited. 1985.
- Sandbach, Mary. "Introduction." In Sandbach, Mary (trans.) *Getting Married* (by August Strindber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2a, 11-26.
- , "Preface of Getting Married I (by August Strindberg)." In Sandbach, Mary (trans.) *Getting Married* (by August Strindber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2b, 29-50.
- , *Getting Married* (by August Strindber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2c.
- , "Preface of Getting Married II (by August Strindberg)." In Sandbach, Mary (trans.) *Getting Married* (by August Strindber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2d, 197-207.
- Seltzer, Thomas. "Introduction," In Seltzer, Thomas (trans.). *Married* (by August Strindberg).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Inc. 1917a, 5-6.
- , *Married* (by August Strindberg).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Inc. 1917b.
- 白立平。〈文藝思想與翻譯——梁實秋新人文主義思想對其翻譯的影響〉。《中外文學》第三十一卷第九期（二〇〇三年二月號）。2003年。頁185-207。
- 宋益喬。《梁實秋傳——滄桑悲歡》。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96年。

李之義。〈前言〉。張道文，李之義譯，《斯特林堡小說戲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1-6。

侯健譯。〈中國與西方的人文教育〉（白璧德講演），梁實秋，侯健著，《關於白璧德大師》。臺北：巨浪出版社。1977。頁9-19。

梁實秋。〈辛克萊爾的「拜金主義」〉。《偏見集》。臺北：文星書店。1969a。頁71-86。

梁實秋。〈文人有行〉。《偏見集》。臺北：文星書店。1969b。頁29-35。

梁實秋。〈致讀者〉。梁實秋譯。《結婚集》（瑞典斯特林堡原著）。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30a。頁1-9。

梁實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浪漫的與古典的》。臺北：文星書店。1965年。頁1-24。

梁實秋。〈關於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梁實秋，侯健著，《關於白璧德大師》。臺北：巨浪出版社。1977年。頁1-7。

梁實秋。《槐園夢憶》。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76年。

梁實秋譯。《結婚集》（瑞典斯特林堡原著）。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30b。

章衣萍。《隨筆三種》。上海：現代書局。1934年。